

江都縣志卷之二十

試江南揚州府江都縣知縣臣陸朝璣奉

旨編輯

雜記

漢廣陵王胥有勇力常於別園學格熊後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絕脰西京雜記

廣陵張紘嘗見柗榴枕愛其文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紘見陳琳武庫賦與琳書深嘆之琳荅曰自僕在河北東西阻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過差之談非其實也今景

江都縣志

卷二十 雜記

興在此是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吳書

晉潘京廣陵人有理鑒名知人戴淵父昌為會稽太守淵往武陵省父昌乃遣淵就京與語京稱淵有公輔之才後果為晉大臣晉書

太康中滎陽鄭襲為廣陵太守門下騶忽如狂奔失其所在經日尋得裸身呼吟膚血淋漓問其故云社公令其作虎以斑皮衣之辭以執鞭之士不堪虓躍神怒還使剝皮皮已着肉瘡毀慘痛旬日乃差劉敬叔異苑

上黨侯亮之於江都城下獲一石磨下有銅馬異苑

太和中廣陵人楊生養狗甚憐愛之行止與俱後生飲酒醉行經大澤草中眠不能動時冬月有野火起風猛狗周草號喚生醉不覺前有一坑水狗卽往眠水中還以身壓坐左右草沾濕着地火尋過去生方醒他日又暗行墮空井中犬呻吟徹曉須臾有人經過怪狗向井號往視見生日以狗與我便相出狗因下頭目井生許之乃得出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還搜神記

宋長沙王道憐子義慶任廣陵卧疾食次忽有白虹入室就飲其粥義慶擲器於階遂作風雨聲振於庭戶良久不見異苑

齊高帝蕭道成在淮陰荀伯玉假還廣陵夢上廣陵城南樓上有一青衣小兒語伯玉曰草中肅九五紉追逐伯玉視城下人頭皆有草泰始七年又夢高帝乘船在廣陵北渚兩腋下有翅不舒伯玉問曰何當舒帝曰却後三年伯玉夢中自謂是呪師凡六唾呪之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舒還復歛宋元徽二年而道成破桂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爲蒼梧謂伯玉曰卿夢今且效矣南

史

高爽廣陵人博學多才齊永明中舉孝廉先是劉蒨爲晉陵令爽詣蒨不相接爽甚銜之俄而爽代蒨爲令蒨

迎贈甚厚爽受餽荅書人問其故荅曰彼自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

姓譜

北齊天保中辛術破侯景移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襄以璽告於太廟此璽卽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於天旣壽永昌二漢相傳又歷晉魏懷帝敗沒於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氏敗晉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於建業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兗州刺史郭元建送於術故術以進焉

北史

唐上官昭容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庭芝與儀死

江都縣志

卷二十 雜記

三

母鄭氏墮官遺腹生昭容其母將誕之夕夢人與秤曰持之秤量天下鄭氏冀其男也及生昭容母視之曰秤量天下豈汝耶輒啞然應天后朝每對宰相令昭容卧於案裘下記所奏事一日宰相對事昭容竊視上覺退朝怒甚取甲刀割於面上不許拔昭容遽爲拔刀子詩後爲花子以掩痕也中宗時每侍帝草制誥以故追贈儀爲中書令泰州都督楚國公庭芝黃門侍郎天水郡公仍令以禮改葬昭容有集三十卷元宗取其詩集之令張說爲序

段路北戶錄

開元十八年正月望日帝謂葉天師曰今夕何處最麗

對曰廣陵帝曰何術以觀之師曰可俄而虹橋起殿前板閣架虛欄楯若畫帝步而上太真高力士及樂官數人從行步步漸高頃到廣陵寺觀陳設之盛燈火之光照灼基殿士女鮮麗皆仰面曰仙人現於五色雲中帝大悅敕伶官奏霓裳羽衣一曲後數日廣陵果奏云

怪錄

天寶中揚州鑄水心鏡清瑩耀日背有蟠龍先有老人自稱龍護有小童曰元冥至鑄鏡所曰老人解造真龍令元冥入鑪所扃戶三日開戶失龍護元冥所在鑪前得素書一紙小隸云鏡龍長三尺四寸五分法三才象

江都縣志

卷二十一 雜記

四

四時稟五行縱橫九寸類九州鼻如明月珠開元皇帝聖通神靈吾遂降祉可以辟百邪鑿萬物歌曰盤龍盤龍隱於鏡中分野有象變化無窮乃移鑪置船以五月五日揚子江心鑄之風景清謐江水忽高三十尺如雪山浮於江聞龍吟如笙簧之聲鏡進於朝入內庫七年大旱不雨葉法善以爲畫龍一處似龍便有靈閣庫得鏡曰鏡龍真也祠之凝陰殿梁棟間有白氣下龍鏡鼻有白氣上須臾滿殿甘雨大至

寶祐志

蘭陵蕭穎士揚州功曹秩滿南游行侶共濟瓜洲舟中有二少年相顧曰此人甚肖鄱陽忠烈王也穎士是鄱

陽曾孫卽自歛陳二子曰吾識爾祖久矣及岸二子負擔而去穎士北歸止於盱眙吏獲發冢盜五六人江中二少年亦在內穎士以前說詢之曰我嘗開鄱陽王家當門貴人顏色如生姿狀正與子相類此與吳綱似吳芮事頗同

李石續博物志

王播少貧賤居揚州無人知識惟一軍將接引供給其乏杜僕射亞在淮南端午日盛爲競渡戲綵樓看棚照耀江水揚州之客無賢不肖盡預焉惟不招王播播惆悵軍將曰某有棚子弟悉在八郎但於棚內看却勝居盤筵間播曰唯至棚中軍將送酒一榼播方憤懣就坐

江都縣志

卷二十一 雜記

五

卽睡夢身在宴處居杜之上判官在下多於杜公近半良久驚覺亦不敢言於人後穆宗時爲宰相除淮南兼鹽鐵使勅久未下播召舊從事語之曰某淮南鹽鐵定矣當時夢中判官數多一半卽此兼鹽鐵從事也數日果除到後偶臨江宴會賓介皆在播覺如已至者思之乃昔年夢中風景氣候無不皆同時五月上旬也

寶祐志

大司徒杜公在維揚嘗召賓幕閑語我致政之後必買一小駟八九千者飽食訖爲跨之着一粗布襪衫入市看盤鈴傀儡足矣司徒深旨不在傀儡蓋居危地欲自污耳後致仕果行前志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

曰吾計中矣

劉賓客嘉話錄

李廓少年行有剗戴揚州帽之句按裴度爲賊所刺亦以戴揚州氈帽得免重傷

嘉靖惟揚志

李藩叔翰其字也嘗寓東洛窘急欲挈家居揚州乃詣中橋問卜胡蘆生生日公在紗籠中豈畏迤邐耶李問紗籠事終不言遂往揚州居參佐橋有高員外相善白言夢見舊使庄客歿已十年曰爲陰吏蒙差與李二郎當直某曰二郎安得如此曰是紗籠中人詰之不肯言數年張建封鎮揚州奏爲巡官會有新羅僧能相人在張坐見李至降塔迎謂張公曰巡官是紗籠中人僕射

江都縣志

卷二十一 雜記

六

且不及張因問紗籠事僧曰宰相冥司必潛以紗籠護之餘官不得也方悟胡蘆生及高所夢李後竟爲相

盧

肇逸史

竇常字中行大曆中及進士第隱居廣陵之柳楊著書

二十年不出

全唐詩小傳

李德裕作相有奉使京口者命勺金山下揚子江中冷水各置一壺其人忘之至石城方汲一瓶歸獻之李飲之曰此頗似建康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

中朝故事

牛竒章帥維揚杜牧在幕中夜多微服逸遊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護之以防不虞牧之以拾遺召臨別

公以縱逸爲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皆街子報帖云杜書記平善乃大感服

廖瑩中江行雜錄

章孝標及第後寄淮南李紳詩曰及第全勝十改官金鞍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爲報時人洗眼看紳以一絕荅之曰假金只用真金鍍若是真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

撫言

崔涯者吳楚之狂生也與張祜齊名每題一詩於娼肆無不誦之於衢路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杯盤失錯其妻雍氏乃揚州總校之女也儀質閑雅夫婦甚睦雍族以崔郎有才名資贍每厚崔生於飲食之處畧無憚

江都縣志

卷二十 雜記

七

敬之顏但呼妻父雍老而已雍久之不能容勃然仗劍呼女而出謂崔曰某河朔之人惟習弓馬養女合嫁軍門徒慕士流之德小女違君別醮不可便令剃髮爲尼女若不從吾當揮劍涯方悲泣悔過雍卒不聽涯不得已裁詩留贈隴上流泉隴下分斷腸嗚咽不堪聞姮娥一入雲中去巫峽千秋空白雲

范攄雲溪友議

太保令狐相出鎮淮海日支使班蒙與從事俱遊大明寺之西廊忽覩前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重光泉深尺一點去冰旁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然添却雙鉤兩日全諸賓觀之皆莫能辨獨班支使曰一人

大字也二曜日月明字也尺一者十一寸寺字也水去
點水字也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句無字
也添雙鉤爲兩日比字也以此觀之得非大明寺水天
下無比八字乎衆皆恍然謂黃絹之智無以異也詢之
老僧云頃年有客獨遊題之而去不言姓氏桂苑叢談
武宗會昌年鑄開元錢廢天下銅佛像揚州節度使李
紳乃以一廢寺銅鑄錢皆昌字以表年號嘉靖惟揚志

崔信明嘗矜其文揚州錄事參軍鄭世翼遇信明江中
謂曰聞君有楓落吳江冷之句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
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日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

江都縣志

卷二十一 雜記

八

唐詩紀事

王勣携寶鏡遊江南將渡廣陵楊子江忽暗雲覆水黑
風波湧舟子失色慮有覆沒勣携鏡上舟照江中數步
明明徹底風雲四歛波濤遂息異聞集

僞吳楊行密初定揚州有康氏者以傭貸爲業僦一室
於太平坊空宅中康晨出未返其夕生一子方蓆藁忽
有一異人赤面朱衣據門而坐妻驚怖久之乃走如舍
西訶然有聲康適歸而路左忽有錢五千羊牛腔樽酒
在焉因持歸妻亦告其所見卽往舍西尋之乃一金人
作於草間亦曳之歸自是富贍而所生子名曰平平及

長遂爲富人 徐鉉稽神錄

廣陵有賈人以柏木造牀几什物百餘事製作甚費已二十萬載之建康求利晚至瓜步微有風因泊山下頃之有巨舟其中空惟篙工三人亦泊其側賈人疑其爲盜與其伴曰設伺夜劫我逃避無地乃相與登岸避之俄而風雨雷電蒙覆舟所岸上則星月皎然食頃雨止雲散見巨艘前去乃敢歸舟其所載器物都不復見巨舟有人呼曰爾無恨當還爾價直賈人復歸廣陵至家已有人送錢三十萬而去問之卽泊瓜步之明日也

稽神錄

江都縣志

卷二十一 雜記

九

江南司農少卿崔萬安分務廣陵嘗病苦脾泄困甚其家人禱於后土祠是夕萬安夢一婦人珠珥珠履衣五重皆編貝玉爲之謂萬安曰此病可治今以一方相與可取青木香肉荳蔻等分棗肉爲丸米飲下二十九丸又云此藥大熱疾平卽止如其言服之遂愈 稽神錄

僞吳毛貞輔累爲邑宰應選之廣陵夢吞日旣寤腹猶熱以問侍御史楊廷式曰此夢至大非君所能當若以君而言當得赤烏場官也果如其言 稽神錄

江南吉州刺史張曜卿有儻力曰陶俊性謹直嘗從軍征江西爲飛石所中因有腰足之疾恒扶杖而行

守舟於廣陵之江口因至市中避雨於酒肆同立者甚衆有二書生過於前獨顧俊曰厥人好心宜爲療其疾卽呼俊與藥二丸曰服此卽愈乃去後歸舟吞之覺腹中痛楚甚頃之痛止疾亦都瘥操篙理纜尤覺輕捷日行百五十里不以爲勞後訪二書生不復見稽神錄

潘祐廣陵人文章瞻逸敏於議論南唐後主時爲史館修撰知制誥自言其母方娠夢古衣冠人告曰我顏延之也與夫人爲子及生七歲始能語曰兒悞傷白龍爲上帝所罰也因吟詩曰只因騎折玉龍腰謫在人間三十六後果以三十六歲卒馬令南唐書

江都縣志

卷二十 雜記

十

南唐於揚州置紙務嘗求紙工於蜀中唐主好蜀紙旣得蜀工使行境內惟六合之水與蜀同遂於揚州置務守臣歲貢時六合正屬揚州也后山叢話

申漸高事睿帝爲樂工常吹三孔笛賣藥於廣陵市乾貞時按籍編括而關司歛率尤繁商人苦之會都城亢旱中書令徐知誥謂左右曰近郊頗得雨都城不雨何也得非刑獄有冤乎漸高作諧語進曰雨畏抽稅不敢入城耳知誥大笑明日下教弛額外稅信宿大雨霑洽

十國春秋

彭利用廣陵人性拘古禮雖燕居常拱手正坐對家人

蔡明月入城
鳳和字
身誠病已
如此同
五代時事
世時之橫
初不認見
長天

稚子下逮奴隸言必據書史斷章破句以代常談俗謂之掉書袋因自爲彭書袋每出遠塗雖冒雨雪不徹冠幘或喻之曰跋涉勞頓當從簡易利用對曰有禮則安無禮則危焉可悖之以爲先聖之罪人哉

馬令南唐書

聶師道居問政山吳主聞其名召至廣陵建紫極宮居之一夕羣盜奄至舉什器盡取之師道謂曰若爲盜持此將安用乎乃引於曲室盡括金帛與焉仍屬之曰當從某地出無邏卒可逸去居數年師道奉命設醮龍虎山道遇暴客將加害中一人熟視師道謂同黨勿犯先生因曰我卽紫極宮盜也感先生至仁之心今以相報

江都縣志

卷二十 雜記

十一

寶祐志

江都大廳相傳云陰有怪物所據升之者必爲瓦所擲相承居小廳蒞事江夢孫自秘書郎出宰是邑下車之日升正廳受賀向夜具香案端笏當中而坐誦周易一遍明日如常理事蔑爾無聞自始來至終考莫覩怪異後之爲政者皆飲其惠焉

馬令南唐書

馮延巳廣陵人工詩雖貴且老不廢元宗嘗因曲宴內殿從容謂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對曰安得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特高妙也其君臣以文字相譽如此

十國春秋

廣陵孔目吏歐陽某者居決定寺前其家妻小遇亂失其父母至是有老父詣門使白其妻我汝父也妻見其貧陋不悅拒絕之父曰吾自遠來今無所歸矣若爾權寄門下信宿可乎妻又不從其夫勸又不可父乃曰去吾將訟爾矣明日午暴風從南方來震霆入歐陽氏之居索其妻自中庭擊殺之後數日歐陽家人至后土廟神座前得一書卽老父訟女文也

精神錄

海仙花者世謂之錦帶雜揚人傳云初得於海州山谷間其枝長而花密若錦帶然其花未開如海棠既開如文瓜而繁麗嬈嬈過之惜其不香無子第可鈎壓其條

江都縣志

卷二十一 雜記

三

移植他所近之好事者作花譜以海棠爲花中神仙此花不在海棠下宜以仙爲號目之錦帶俚孰甚焉又取始得之地命曰海仙且爲賦詩三章一堆絳雪壓春叢嫋嫋長條弄曉風借問開時何所似似將綉被覆薰籠春憎窈窕教無子天爲妖嬈不與香盡日含毫難比與花中應是衛莊姜何年移植在僧家一簇柔條綴彩霞錦帶爲名卑且俗爲君呼作海仙花

王禹偁小畜集

咸平間知揚州魏羽上雩祀五龍祈雨法詔放諸路其法以甲乙日擇東地作壇取土造青龍凡旱建壇取五行生成之數長史齋三日詣龍所汲流水設香茗菓

神官再至祝辭不用巫覡雨足送龍水中故淮南子有
土龍致雨之說吳錄

方圭好爲惡詩仁宗朝宋庠知揚州圭來謁宴於平山
堂圭誦詩不已庠見野外有牛就木磨謂坐客晁詵曰
青牛恃力狂挨木詵應聲曰妖鳥啼聲不避人幸悟其
意飲散擊詵姓譜

南平間有中官杜浙者好與舉子同遊學文談不悉是
非居揚州凡荅親舊書若此事甚大必曰茲務孔洪如
此甚多畫變錄

王君玉內翰初登第調揚州江都縣簿題九曲池詩晏

江都縣志

卷二十一

雜記

三

元獻閱之賞嘆薦爲館職又嘗乞夢於后土祠夜得報
云君年二十七官至四品時年正二十七大惡之過歲
乃稍自安後以禮部侍郎樞密直學士致仕未改官制
時正四品年七十二云許彥周詩話

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爲淮南第一據蜀
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真潤金陵三州隱隱若可見公每
暑時輒凌晨携客往遊遣人走邵伯湖取荷花千餘朵
以畫盆分插百許盆與客相問遇酒行卽遣妓取一花
傳客以次摘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載月而歸葉
夢得避暑錄

荆公喜之晚年作漁家傲等詞山行歌之一日云吾欲
為浮屠公欣然為置祠部約日祝髮後乃曰吾思僧亦
不易為公所贈祠部已送酒家矣荆公大笑

姓譜

歐陽公自維揚移守汝陰作西湖詩云都將二十四橋
月換得西湖十頃秋東坡白頰移維揚作詩寄曰二十
四橋亦何有換此十頃玻璃風使歐公詩也

趙德麟侯
鯖錄

揚州山光寺一小室中有題一絕於壁上者曰馬蹄輕
蹙柳花浮醉入淮南第一州不是青樓羞薄倖自緣無
錦不纏頭又曰高臺已傾池已平隋家宮殿春草生千

江都縣志

卷二十一 雜記

古

年往事何足嘆廣陵非復舊時城二詩筆法秀勁不題
名氏王荆公後題云此沈文通詩

侯鯖錄

黃魯直云揚州市東酒肆柱上有人題詞云秋風吹渭
水落葉滿長安黃塵車馬道獨清閒自然鑪鼎虎繞與
龍盤九轉丹砂就琴心三疊蓋宮看舞胎仙便萬釘寶
帶貂蟬富貴欲薰天黃梁炊未熟夢驚殘再遊溪浦廬
山後有醉道士於廣陵市上歌此曲或云是呂洞賓

勝志

東坡在維揚設客十餘人皆一時名士米元章在酒
半元章忽起立云少事白吾文世人皆以芾為顛

之子瞻坡云吾從衆坐客皆笑

侯鯖錄

揚州產芍藥其妙者不減於姚黃魏紫蔡元長知維揚日作萬花會其後歲歲循習而爲人頗病之元祐七年東坡來知揚州正遇花時吏白舊例公判罷之人皆鼓舞欣悅作書報王定國云花會檢舊案用花千萬朶吏緣爲姦乃揚州大害已罷之矣雖殺風景免造業也公爲政之惠利於民率皆類此

張邦基墨莊漫錄

蘇東坡初未識秦少游少游知其將復過維揚作坡筆語題壁於一山寺中東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百篇讀之乃嘆曰向書壁者豈此郎耶

江都縣志

卷二十一 雜記

十五

冷齋夜話

東坡知揚州夢行山林間一虎來噬方驚怖有紫衣道士揮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道士投謁曰夜出不至驚畏否公咄曰鼠子乃敢爾正欲杖汝脊汝謂吾不知汝子夜術耶道士驚怖而退

趙與峕賓退錄

揚州蜀岡上大明寺平山堂前歐陽文忠公手植柳一株謂之歐公柳公詞所謂手植堂前楊柳別來幾度春風者薛嗣昌作守相時亦種一株自榜曰薛公柳人莫不嗤之嗣昌旣去爲人伐之不度德有如此者

嘉靖惟揚志

張紫陽天臺人浪跡雲水遇一僧能入定出神數百里

問頃刻輒到紫陽曰禪師今日能與同遊遠方乎曾曰可也紫陽曰惟命是聽僧曰願同往揚州觀瓊花於是紫陽與僧靜處一室相對瞑目跌坐皆出神遊紫陽纔至其地僧已先至遶花三匝紫陽曰今日與禪師至此各折一花爲記僧與紫陽各折一花歸少頃二人欠伸而覺紫陽云禪師瓊花何在僧袖手皆空紫陽拈出瓊花與僧笑翫後弟子問曰彼禪師者與吾師同此神遊何以有折花之異紫陽曰我金丹大道性命兼修故聚則成形散則成氣所至之地直神見形謂之陽神彼直修性宗不復修命故所至之地人見無復形影謂之陰

神弟子曰唯

神仙通鑑

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州縣悉索地圖所至皆造送山川道路形勢險易無不備載至揚州牒州取地圖是時丞相陳秀公守揚給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倣其規模供造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

沈括夢溪筆談

藝祖旣平江南詔以兵器盡納揚州不得支動號曰禁庫方臘作亂童貫出征許於逐州軍選練兵仗旣開禁庫兩方將士望見所貯弓挺直大喜曰此良弓也因出試之宛然如新自開寶乙亥至宣和辛丑一百四十七年而膠漆不脫可謂異矣靖康末東南起勤王之師

臣翁彥國令揚州作院造神臂弓限一月成皆不可用
當時識者以爲國初之弓限一年成而今成於旬日之
間宜乎美惡之相絕也

馬永卿麟真子集

維揚有石塏院者塏之制作精妙龍德幸維揚時嘗欲
往觀先遣人排辦供奉諸璫環視之嘆賞曰京師無此
制作有一僧從旁厲聲曰何不取充花石綱衆愕然龍
德聞之遂罷幸按龍德徽宗宮名

曾敏行獨醒雜志

建炎元年十一月朔駕幸揚州二年八月甲戌上策諸
道正奏名進士於崇政殿乙亥策特奏名進士庚寅上
御崇政殿賜諸路類省試正奏名進士李易等四百五

江都縣志

卷二十 雜記

七

十一人及第出身同出身而川陝河北京東正奏名進
士一百四人以道梗不能赴皆卽家賜第特奏名張鴻
舉以下至五等皆許調官鴻舉以龍飛恩特附第二甲
易江都人鴻舉邵武人也丁酉賜新及第進士錢千七
百緡爲集期會自是以爲故事李易等以上憂勞辭聞

喜宴從之

嘉靖惟揚志

李叔微者知可其字也家貧爲意經史少有聲舉場尤
邃醫建炎初兵後大疫叔微親行里巷爲之療視醫
其衆一夕夢若神人者謂之曰汝平生有遺恨乎叔
曰遺恨有三少失怙不得致菽水之養一也束髮讀書

望一第爲門戶計今年踰五十而無所成二也後嗣永
立爲不孝之大三也神人曰上帝以汝有陰功正欲命
汝以官錫汝以子父母則不可見因留語云藥市收功
陳覆間阻殿上呼臚喝六得五旣覺不知何謂紹興二
年乃以第六人登第繼升第五人在陳祖言樓材之間
後得二子夢中之言無弗契者

嘉靖惟揚志

李衡江都人紹興中爲侍御史同知貢舉會外戚張悅
以節度使掌兵柄衡力疏其事謂不當以母后肺腑爲
人擇官廷爭移時五上章請老乃以秘撰致仕時給事
中莫濟不書勅翰林周必大不草制右正言王希呂亦

江都縣志

卷二十

雜記

六

與衡相濟論奏同時去國士爲四賢詩以紀之

宋史

隆興間有揚州帥貴戚也宴席間語客曰諺謂三世仕
宦方解着衣喫飯僕欲作一書言衣帽酒殺之制未得
書名通判鮮于廣蜀人卽對曰公方立勲業今未暇及
此他時功成名遂均逸林下乃可成書耳請先立名曰
逸居集帥不之悟有牛簽判者東歸正官也輒操齊音
曰安撫莫信此是通判罵安撫飽食煨衣逸居而無教
則近於禽獸帥赧面而通判有得色

陸游老學菴筆記

鞏侍郎童蒙日在廣陵入學其師甚嚴每朝午歸舍
景爲約其時不至當行賈楚苦里巷中一惡犬當道

乃整衣望犬再拜祈之曰幸無嚙我早入學中免爲犬子咎責犬狂吠不顧是夕犬暴死於家

嘉靖惟揚志

揚州開元寺伐地得二甕瓶白質小口樽理極細一書內府一書會慶館疑隋宮故物也

嘉靖惟揚志

元江都王宴客忽大雪寒甚子主剪紅紙爲日帖壁上頃刻光生射照一室煖於三夏坐客解衣註曰子主仙人也

伊世珍娜嬛記

張仲舉爲集慶訓導以得罪御史乘夜奔揚州時揚城全盛衆素問其名皆延致之仲舉軀體昂藏行則偏聳一肩衆爲詩以譏笑之時有相士在坐或曰仲舉病鶴

江都縣志

卷一十

雜記

九

形也相士曰不然此雨淋鶴形也雨霽則冲霄矣後入大都居相位封潞公相士亦異人也

存齊詩話

銀錠上字號揚州元寶乃至元十三年大兵平宋厠全揚州丞相伯顏號令搜檢將士行李折得撒花字銷鑄作錠每重五十兩歸朝獻納世祖大會皇子王孫駙馬國戚從而頒賜或用貨賣是以民間有此錠也

嘉靖惟揚志

李翠娥維揚名倡也石九山萬戶納置別業石沒翠娥不他適終日閉閣誦經而已年及七十餘萬戶之子若

孫遇歲時咸往拜之樂籍中傳爲盛事

陶宗儀輟耕錄

明太宗伯周洪謨中鄉貢日舟泊邗江夜見一異人

公曰吾卽子之前身也公曰子何人對曰吾友鶴丁山人公官南京翰林日以詩訊知揚州府三原王恕曰生死輪回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王得詩甚訝集郡之耆老而訊之羅文節曰友鶴山人吾友丁宗啓之文以詩名家元末隱處至建文元年歿於成都以儒雅重於藩王有德人也王卽以此回報宗伯世以爲異如羊祜房琯之事云勝概錄應佐江都人自少以志節聞弘治間貢爲太學生鄉有妖佐爲辨怪文以禱於神妖遂熄姓譜

正德戊寅武宗幸揚州河水合問何時當解江彬對以

江都縣志

卷二十一 雜記

三

立春尙餘旬日武宗曰春迎之卽至耳命迎春於揚之東郊次日百花盛開河水流漸容樵叢說

蘇仲豫言蔣穎叔之爲江淮發運也才智有餘人莫能欺嘗於所居公署前置一占風旗使人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日程亦各記風之便逆蓋雷雨雪電霧露或有不均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日程曆以合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嘉靖惟揚志

曾銑有膽畧長於用兵歲除夜猝命諸將出時塞上無警諸將置酒不欲行賂鈴卒求緩於銑妾妾語銑銑卽卒以徇諸將不得已丙夜被甲行果遇寇擊敗之翼日

入賀畢前請曰敢問何以知有警也銑笑曰見烏鵲非時噪以故知之皆大服

康熙府志

維揚錢氏女能賦詩有警句述懷云援琴不奏桑間曲揮翰寧題葉上聯又云芙蓉只合含霜死肯向西風怨暮烟賢於朱淑貞之流遠矣

嘉靖惟揚志

咸寧倪璜寓廣陵母劉氏病璜齋沐祈天七夜不寐忽一日浴水冰結成竒花三本幹葉俱備狀甚異母病遂愈人咸以為孝徵

嘉靖惟揚志

嘉靖三十五年五月倭犯瓜洲時擡鹽脚夫百人用槓奮擊之倭不能當棄刀仗逃走被傷者頗多上官因日

江都縣志

卷二十一 雜記

注

為脚兵

萬曆縣志

國朝方立禮江都人繼母偏愛已子遇立禮不慈鞭撻至酷立禮順受之無怨言鄉里稱為孝子其父卒繼母閉立禮於空室中不予食者三日有大啣餅自竇中入取食之得不死母意其已斃啓門見猶生焉遂以為神其暴漸已

方孝子家傳

論曰雜記者何記江都之逸事也逸事者何博考古今載記正志不勝書故逸之也逸事可盡記乎曰不可鬼神荒誕不經之說足以惑聽狹邪游台媒媪之詞足以蕩心悉芟薶之采其可備懲勸足

發惺悟廣人聞見益人文藻者數十條錄而附於
志末俾見者慄然驚喟然嘆嗟然笑雖識小之事
而士大夫瀏覽披閱亦可以銷長日助譚鋒也

江都縣志卷之二十終

江都縣志

卷二十

雜記

三

